

尝过这世上最好的感情，此后死去也不可惜。



“长着翅膀的大灰狼”更名“君好”后
首部萌爱治愈小说

{附赠“最爱”涂色便笺本+“倾爱”明信片}

网络原名《子时》

最好 的

THE BEST

爱情

LOVE

君 好 著



最好 的

THE BEST

爱情

LOVE

君 好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好的爱情 / 君好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190-0065-3

I . ①最… II . ①君… III .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3734号

最好的爱情

作 者	君 好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朱彦玲	复 审 人	李 民
责 任 编辑	刘 旭	责 任 校 对	傅泉泽
封 面 设计	林 莓	责 任 印 制	陈 晨
特 约 监 制	李国靖 何亚娟	特 约 编辑	燕 兮 凉小小
出 版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37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liux@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 顾 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980 1/16		
字 数	360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065-3		
定 价	32.00元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 | |
|-----------|---|
| 001 < 第一章 | 这个即便是在一个人的夜晚也不曾敢叫出口的名字，此时是她唯一的勇气。 |
| 004 < 第二章 | 十八岁的子时还不懂掩饰情绪，以至于年轻的脸上写满心中所想，盛承光站得那么远都看得一清二楚，那就是“孤单”。 |
| 018 < 第三章 | 谢谢你给我一个生日，以后我不必每到子时便幻想今天是不是自己的生日。谢谢你，令我重生一次。 |
| 033 < 第四章 | 起先其实只是一份照顾，不知不觉越做越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边界都模糊了，就渐渐地变成了疼爱，甚至是宠爱。 |
| 044 < 第五章 | 在最亲密的时候叫你盛承光，以后即便不能再这样抱着你的时候，我也依然可以念起这个我最喜欢的名字。 |
| 061 < 第六章 | 因为没有人曾像你对我这么好。因为黑夜中的你照耀一瞬，此生总算见过光明，足够了。 |
| 077 < 第七章 | 你要一直站在最光明的地方，永远意气风发，不要陪我这样的人在夜晚中沉沦。虽然这夜晚真的很美。 |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 | |
|------------|--|
| 090 < 第八章 | 他喜欢那样真实的情感，心靠得比人还近，在夜里即便什么都不做都想与她依偎着入梦…… |
| 101 < 第九章 | “这是我的火树银花。”不必张灯结彩，只需暗夜生光。 |
| 115 < 第十章 | 我离去以后，他会从此一生顺遂，对不对？他会一直走在光明坦途之上，永远意气风发，是不是？ |
| 132 < 第十一章 | 他一句“算我自作多情”，她便什么都值了。只要你曾对我有过、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情意，一生都值得。 |
| 145 < 第十二章 | 她终于学会了对他掩饰、对他避重就轻。也就终于不再是当初那个如同一张白纸的傻姑娘了。 |
| 157 < 第十三章 | 很久以前的以前，他把自己的生日分给她，那个时候她唯一拥有的就是他的喜欢，不管那有几分真，但那是她的全部。 |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168 < 第十四章

他那么希望她自由自在，可是到头来她真的飞走了，他才发现他自己被留在原地了。

179 < 第十五章

他现在想要的生活是：陪伴着与他白头到老的人和继承他一切的人，一家人一直生活在一起。不必有庞大的事业，不要万人敬仰喝彩。

196 < 第十六章

我尝过这世上最好的感情，此后死去或者平静地活着都不会再觉得可惜。

211 < 第十七章

这个年龄的小孩子已经开始了第一次叛逆期，盛承光对她的讨好和在乎那么明显，她能察觉得到，所以这是故意的。

224 < 第十八章

像白天那样的聚会，这世上他爱的人全都在一个屋里吃饭、聊天、玩耍……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人生圆满。

240 < 第十九章

最好的都已经在身边了，再也没有其他梦想，所以再也不去远方。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251 < 第二十章 我能想到最好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271 < 第二十一章 子时，我答应过你的事情，现在只剩下相伴终生这一件了。

284 < 番外一 做一天的你——谢嘉树

288 < 番外二 做一天的你——盛齐光

292 < 番外三 一生的故事



[第一章]

这个即便是在一个人的夜晚也不曾敢叫出口的名字，此时是她唯一的勇气。

C市。

梁氏旗下的私人医院拥有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顶尖的医疗人才，妇产科尤其著名。梁氏那几个传奇的高层都曾将自己的夫人安置在这里生产，可像今天这种所有科室大主任齐聚产房的状况，也只有当初梁氏总裁夫人生三胞胎的时候才见过。

产房外的走廊上等着七八个人，都安静地坐在靠墙的长椅上，神色平常。只有一个年轻男人站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产房的门，他的眉眼长得极为出众，可看起来不过二十岁左右，实在不像快要做父亲的人。

一个护士从产房推门出来，匆匆走到他面前说：“盛齐光先生是吗？麻烦您在这里签个字！”

盛齐光从昨天夜里到现在还没有合过眼，这会儿已经快要支撑不住，俊秀眉眼间满是疲惫，接过知情书签了字后双手递回去，轻声温和地问：“请问里面情况怎么样？”

“宫口已经开了四指，正要上产床。”护士对这个英俊又温和的年轻人很有好感，笑着问，“盛先生要不要进去陪着？换无菌服消毒后就可以进去。”

盛齐光听了这建议着实心动，只不过还是拒绝了，“不了，我还要等人。”

他话音未落，不远处的电梯叮的一声，电梯门打开，从里面走出来一行人。走在最前头的那个男人穿着一身铁灰色正装，像是刚从某个正式场合过来，质地极好的手工西装裹着修长结实的身体，更显得他高大俊朗。他的眉目与盛齐光有几分像，都是俊朗的长相，只是相比之下盛齐光的英俊显得温和多了，这个男人神情淡淡的，走近时却令护士忍不住退开了一步。

盛齐光却心情很好，向来人笑着摆摆手，“哥！”

神情淡淡的男人看了他一眼，蹙眉不悦，“你什么身体也敢这样熬？立刻去休息！”

盛齐光手指揉着眉心，笑着叹气说：“我也知道，可是你不来我怎么敢休息啊？”

男人脚步未停，径直向前，盛齐光在他背后指指他，示意护士赶紧去给他准备无菌服。

此刻的产房里，子时正疼得生不如死。她是一个很习惯忍耐的人，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发过一次脾气。眼下这种从身体里被撕裂开的疼痛虽然很可怕，但她咬着牙忍耐着，没有哭也没有尖叫出声。

忍得太痛苦了，汗打湿了她身上的衣服，头发也已经湿透了，黏成一缕一缕的，她起先有一阵恨不得伸手把头发全部扯光，再后来却疼得连这点恨不得的心都没有了。

生孩子这么疼，所以不会有哪个妈妈忘记自己的小孩，对吧？她心里模模糊糊却又坚定地想。

医生们还是第一次见到生孩子不哭不叫的，往日最热闹的产房里这时一片安静，诡异极了。看着子时十指紧紧揪着床单，忍得唇色都发白，一个护士于心不忍地说：“你疼的话就说出来啊，不要硬忍着……别觉得丢脸，都是这么过来的。”

子时听见了她的话，跃跃欲试地想要尖叫一声，却发现怎么也张不开嘴。已经疼到极点了，她分不清现实与幻觉，许多的画面在她眼前混乱地跳过，一帧一帧：有着圆鼓鼓肚子的熊小姐，在草地上快乐地打滚、在湖边捧水喝、在夜晚追逐星光、在晨曦中奔向即将升起的太阳……一切都是狂乱的，所以一切都变得合理——是不是她已经疼得疯掉了，否则他的脸怎么会如此逼真呢？

他瘦了一些，眼睛更明亮，此时站在产床边低着头专注地望着她，那目光令她身上的疼一瞬间变得遥远……疼痛依然存在，但被另一种更为迫切的感受优先占据了——她非常、非常、非常地想念他。

子时终于松开了紧紧咬着的牙关，“……好……疼……”几乎发不出声音的两个字，对他说。

他眼中神情柔和，伸手捧住了她的脸，像很久以前俯身温柔怜爱地亲吻她的额头。

被他碰触的肌肤每一寸都在颤抖，子时在他的气息环抱里哆哆嗦嗦地哭了起来。这么美好的幻觉，令她受宠若惊。

“不要怕，”幻觉里的人俯身抱住她，在她耳边沉稳有力地重复着医生的命令，“子时，听我的话——来，吸气、屏住，一，二，三，用力！”

子时胡乱点头，完全听他的话，说什么她都愿意照做，屏气时仿佛她根本不需要呼吸，用力时丝毫不担心哪怕会撕碎自己……混乱的幻觉与真实的画面交错，一切都是影影绰绰，只有他的声音和气息是清晰的，整颗心都被他驾驭着，疼已经变成别

人的事情，一点儿也不重要。

他来了，即便是在幻觉里。子时幸福地一直流眼泪，喃喃地叫他的名字。这个即便是在一个人的夜晚她也不曾敢叫出口的名字，此时是她唯一的勇气，“承光……盛承光！”

“是，我在。”子时听到耳边他低低的回答，忽然觉得她正遭遇的这点痛苦太不够了，她想要更多的疼，或者更长久的折磨——这样他是不是就会待久一点？

颠倒混乱的一切随着下身突如其来的一阵热流而结束，子时在他怀抱里直挺挺地昂起头，痛苦又解脱地尖叫，感觉到他用力地回抱，她浑身都变得很轻，飘飘然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婴儿响亮的哭声像是从深深的梦里传来的，子时最后的意识停留在幻觉中的人用低低沉沉的声音说：“……是女儿！”

子时昏厥了过去。抱着她的盛承光猛然抬头望向产床旁的众医生——都是历经生死如寻常的资深医生，却都被这个眼神惊得冒了冷汗。

妇科主任医师连忙说：“没事没事，她只是太累了，就让她睡吧。”

“你确定？”盛承光皱着眉问。

主任想了想，谨慎地反问：“要不……叫醒她给你看看？”

男人皱眉，低头看着怀里人半晌，轻而珍重地将她放在床上，手指轻轻抚过她苍白汗湿的脸颊。“孩子呢？”他声音低了几分，问。

护士把称完体重的小女婴抱过来给他看——是个五斤八两的小家伙，健康活泼，头上脸上都还黏糊糊的，闭着眼睛哇哇大哭。盛承光接过她，小家伙忽然将一只小手伸出来，小拳头在他面前有力地挥了挥。

抱着她的人一愣，随即笑了起来。那样英俊的眉眼，笑起来自然是格外好看，一时产房里的气氛温馨了许多。

他将小家伙放到昏睡过去的人身旁，让那一大一小挨着。他目光深深的，看看大的又看看小的，骄傲满足之情溢于言表。

小家伙气息充沛，一直在哭，他轻轻刮刮她圆圆的小鼻头。

“你好，”低沉的男声沙哑不已，“宝贝……”

[第二章]

十八岁的子时还不懂掩饰情绪，以至于年轻的脸上写满心中所想，盛承光站得那么远都看得一清二楚，那就是“孤单”。

两年前。

子时昨夜通宵，接到漫画网编辑电话时她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只听电话那头她家编辑的声音十分紧张，“子时！救命！”

“怎么啦？”子时一翻身从床上坐起来，“你别着急啊，慢慢说。”

就听冯一一在那边颠三倒四地说，子时画的漫画卖出了影视版权，买下版权的天辰动漫是一家大公司，冯一一所在的漫画网作为子时的代理方，十分重视这项合作……

“这个事情你之前告诉过我啦。是好事啊。”被吵醒听了这么久废话也没生气，子时语气还是软软的。

“可是刚才我们老板把我叫过去——你当初和我们网站签约的时候用的是我的身份证件啊！老板说会引起版权纠纷，还说要追究我的法律责任！”

“……你别急，我过来一趟好吗？我现在就过来，给你们老板解释清楚。”

子时深知冯一一的胆小，安慰了几句，迅速地起床，梳洗一番后出门，打车去了漫画网所在的写字楼。冯一一早就等在楼下，一见子时下车她就奔了过来，圆圆的小脸上神情委屈又激动，“你知道吗？老板他怀疑我哄骗手下作者从中获取非法利益！太过分了！居然这样高估我的胆量！”

子时听得想笑，轻轻拍拍她的头，安慰道：“我去向他解释。”

冯一一点头，凄凉地叮嘱：“你一定要解释清楚！我绝对没那个胆子的！”

漫画网在行业内算中等规模，整个网站连老板带员工不过三十多人，租了写字楼二十七层一间办公室，员工们在各自的格子间里办公，总经理办公室在茶水间隔壁。子时的作品在漫画网连载也有三年多了，还是第一次来这里。冯一一领着她到总经理办公室前，敲了门进去。

子时抬眼望见窗边站着一个男人，干净的玻璃窗外只有蓝天白云，那个男人站在

蓝天白云之前，半侧着脸，已令整片晴空失色。子时被冯一一推进去，门一关上，子时的脸噌地就红了。

十八岁的女孩子正是容貌最好的时候，又是那样的乌发红颜，子时红着脸怯生生地站在那里，盛承光转身看到她时也愣住了。

“请坐。”他很快回神，招呼子时坐下，“我姓盛，是这里的负责人。我该称呼你什么？”他笑起来比他背后蓝天里的白云更闪耀，“你的读者们都叫你‘子时大大’。”

子时的脸更红了，“我叫子时。”

“子时，”盛承光念了一遍这个名字，他低沉的声音令子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好的，子时，我们来谈一谈这次的事情——我刚刚发现影视改编的合同上作者签名一栏是冯一一的名字，据我所知她并不是作者，我查了你之前和我们网站签约的合同，那上面的身份信息也是冯一一的。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吗？”

事关冯一一在公司的前程，子时回答得很是谨慎诚恳：“当时签约时编辑很明确地告诉过我签约注意事项，但是我不方便用自己的身份信息签约，所以请编辑以个人身份帮忙。是我要求她这样做的，我愿意再签一个放弃追究的声明，保证以后不会对版权追究。”

盛承光听了这番话好像有些意外，手指轻轻点着桌面，片刻后他说：“你不追究不代表这件事就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愿意参与剧本改编事项，我可以答应这次不追究冯一一编辑的违规操作。”

“好。”子时立刻答应了。

盛承光微笑着说：“我还没谈到报酬，你就答应了？”

子时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没关系的。”

这年轻小姑娘纯真得简直如一张白纸，盛承光觉得再多说自己都变得没意思了，便站起来向她伸出手，“我刚刚接手这个网站不久，这次与天辰的合作对网站很重要，天辰很看好你的作品，而我很看好你。”微笑着的盛承光简直是从少女漫画里走出来的男主角，“子时，合作愉快。”他微笑着对她说。

子时伸手与他相握，心扑通扑通狂跳，手指轻轻握住他的。

冯一一对于一切危险事物都退避三舍，到目前为止的人生里，她做过的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将身份证借给子时签约。当时冯一一才读大一，刚来漫画网兼职，带她的老编辑教她挖掘有潜力的作者并趁早签约，她挖啊挖，挖到了当时刚刚开始画《如果我是一只熊》的子时。可是子时那时候才十五岁，没有身份证，也不肯把监护人

的身份证拿来签约，还在试用期的冯一一纠结犹豫了一个月，把自己的身份证借了出去。

新人编辑和新人画手误打误撞、如火如荼地合作到了今天。目前《如果我是一只熊》已经连载到第六本，收藏人数过万，点击破亿，子时已经是冯一一手下最红的作者，靠着子时一个人的收益，冯一一就能轻松地完成每个月的任务指标。两个女孩子都天真，又合作得好，两年下来便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现在，子时为了保住冯一一，痛快地答应了盛承光的要求，参与到《如果我是一只熊》的动漫改编中。

反正她在家除了画画也是闲着，有的是时间。

冯一一因为子时出手相救而劫后余生，又因为子时要来上班而开心不已。正好到了午休时间，于是，冯一一拉着子时去吃好吃的，在写字楼不远的百货大楼甜品店里，两个人叫了四人份的下午茶。

点餐的服务生走开后，冯一一偷偷摸摸地从包里拿出一块报纸包着的东西，从桌下塞给对面的子时。子时接过打开一看，哇，一沓一沓的人民币，一共五万。

“收起来收起来！”冯一一急急地低声催促，像是怕被人看见了打劫。

子时连个银行卡账号都没给，每个月的收益都是冯一一取现金给她，不过平时每个月也就几千块钱，这次太多了。

“这是？”子时问。

“是《熊》的影视改编的版税，这里是一半。”冯一小声解释，“其实天辰还没有把钱打给我们呢，这是老板特意叫会计提前支付给你的——你快收好！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子时依言把巨款包好放进包里。冯一一感慨道：“我们老板就是如此潇洒大方！听说他家原本挺有钱的，妥妥的高、帅、富，后来有个黑道老大看上他了，非要强上他，我们老板坚贞不二、抵死不从！于是被那个黑道老大搞得家破人亡……”漫画网除了子时这种小清新卡通漫画，最热的版块是耽美，这种威武霸气攻与冰山冷淡受的戏码很受欢迎，盛承光的脸蛋身材气质绝对完爆最热门漫画男主，公司里一众腐女天天YY老板，一点小道消息都能加工成精彩绝伦的完整故事。

冯一一喝一口奶茶，圆脸鼓了鼓，继续八卦，“……老板历经千难万险，遍体鳞伤地从黑道老大手里逃走，用仅剩的钱买下我们网站……所以他才这么在乎这次和天辰的合作，我们是他最后的希望了！”

子时才十八岁，象牙塔里的长发公主经历有限，这种落难王子的言情桥段对她来说依然是这个人世间可能发生的事情，更何况……刚才盛承光握住她手的时候笑得那么好看，他说，“我很看好你”。

“我会好好工作的！”子时心中满满的感动，认真地说。

冯一一下午还要上班，风卷残云一顿后先走了。子时重新点了红茶和曲奇小饼干，在店里消磨了一下午才回去。临走收拾东西她发现今天带的包有点小，五万的现金装在里面，包包的拉链都拉不上了，她抽了两沓钱出来，在楼下专柜买了个大包，把自己的包和剩下的钱装了进去。

从专柜出来路过一楼，大厅里有一家慈善组织正在办活动，大大的立牌上贴着许多照片：小孩子穿着不合身的衣服走在泥地里，一双双黝黑天真的眼睛，生机勃勃的快乐。子时站住看了一会儿，见有人捐钱，她也从包里抽了一沓钱放进桌上的募捐箱。

那募捐箱前面是一块透明的塑料，厚厚的一沓人民币投下去，人群发出嗡的惊叹，活动工作人员也面面相觑，而一旁被派来采访的记者正好闲得无聊，这时候立刻抄家伙过来。

子时见记者举起相机就慌了，连忙扭头走，可那记者两三步就上前拦住了她，“这位小姐，采访一下好吗？”

记者一边问一边举着相机咔嚓咔嚓地拍，子时拿包挡住脸，慌乱地低声拒绝：“对不起，请让开……”她一时心血来潮，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不只那记者追着她不放，围观的人也越聚越多，她慌得不知如何是好，几乎要捂着脸蹲在地上了，却忽然被人拽住了手臂。那力道压根不容许她反抗，她踉跄两步，被拽进了一个怀抱里，只听一个有些熟悉的男声说：“请你放下相机，你这样会吓着她。”

是盛承光，子时记得他的声音，低低沉沉的带着几分从容冷淡。她此刻亲密地伏在他怀里，他的一只手捂着她侧脸将她按在他心口，是完完整整的一个保护姿态的拥抱。子时轻轻挣扎了一下，被他低喝了一声：“别动！”

那记者见英雄救美，更加好奇了，“您是这位小姐的什么人？她刚刚捐了一万块钱的现金，我想采访她问几个问题！”

子时看不见盛承光的神情，只听到他的声音冷淡从容：“抱歉，不可以。”说完便带着她往外走，记者和围观的人群也都跟了出来，子时被盛承光裹在怀里，几乎是被他提着大步往前。将她带到远离人群的路边后，盛承光拦下一辆出租车，打开车门把她推进去，全程一句话也没有和她说。

第二天，这件事果然在网上的当地新闻中被报道了。因为正好是周末，子时在家惴惴不安了两天，决定周一要起个大早去公司。可惜她散漫惯了，周一醒来时已是中

午，急急忙忙地收拾好跑去上班，同事们都已经午休回来了。

大家果然都已经看过那则新闻了，见子时进来还挤眉弄眼地与她分享——盛承光比子时高了整整一个头，照片上子时躲在他的米色长风衣里，几乎看不见人，盛承光自己却被拍到了清晰的侧脸：英俊的眉眼间微露不悦，一手挡镜头一手护着怀中人。画面和谐得简直如同偶像剧的剧照。美工组把当红一线女明星的脸纷纷PS进BOSS怀里——毫无违和感！然后，她们开始挨个地PS一线男明星的脸进她们BOSS的怀里……

大家玩得太欢乐了，压根没人想到BOSS怀里的人就是子时，连冯一一都没看出来，她在QQ上兴高采烈地向子时八卦这件事。

子时向冯一一打听：“他今天怎么没来上班？是因为这事吗？”

冯一一发了一个笑得很猥琐的表情，“我们BOSS大人上午来过了！拿了个文件然后又走了！”

不等子时再问，冯一一十指如飞地向她更新了最新消息，“BOSS上了新闻啊！那只攻看到后追过来了啊！重点是，你知道吗？！那攻不是传说中冷酷嗜血的黑道老大啊！是一个比我们BOSS还要英俊还要阳光还要帅气还要爱笑的花美男！天哪天哪！长了一张小受的脸居然揣着一颗小攻的心！这个世界太神奇了有没有啊有没有！”

“……”子时在电脑面前发起呆来。

冯一一发了两个抖屏都得不到回应，从自己座位上跑到子时这边来，“怎么样？！你是不是也惊呆了？！”

子时默了默，努力组织语言说：“盛总他不是那种人。”她也形容不出确切的感觉，只是想起那天沉默而坚定地带着她往前走的盛承光，她觉得他绝对不是会受人摆布的人。

她不想在背后讨论盛承光，尤其是这种话题，找了个借口说要去倒水。

“你别天真了！”冯一一捧着脸开心地说，“美男最终都是美男的！”说完她开心地跑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冯一一一走，刚刚站起来的子时顿时腿一软——盛承光就站在她面前不远处，应该是刚刚从外面回来，外套挽在手臂上，白衬衫解开了最上面一颗扣子，正目光淡淡地看着她们这边，刚才的话他大概全都听到了。

子时顿时脸就红了。这时有人由远及近地喊着“承光哥”走到了盛承光身边，是一个和盛承光差不多身高的大男孩——是男孩，因为男人不会再有那样不加掩饰的顽劣眼神，也很少有男人把头发烫成这种优雅漂亮的齐耳鬈发。

男孩顺着盛承光的目光看向子时。

“她是不是就是那个……”他像是猜到了什么，恍然大悟地指着子时叫起来，却被盛承光冷冷一个眼神打断。男孩笑着看了盛承光一眼，走到子时面前微微俯身，仔细地打量着她。

“你就是画那只熊的吧？”他笑起来更显得顽劣而漂亮。

子时看向盛承光，见他就站在那里，脸上也并没有什么表情。

“Hey！”男孩子见她看向别处，不满地在她眼前打了个响指，“小女孩！我们来打个商量：我不喜欢熊，你画个美女好不好？”

“谢嘉树。”盛承光这时开口了，“离她远一点。”

名叫谢嘉树的男孩很不情愿却听话地后退了两步，然后挑眉冲子时飞了一个眼神。

子时默默地低头看着地面。

谢嘉树弯下腰，歪着头从底下看向她，“给你的钱翻一倍，我再给你十万！你把熊改成美女——我不喜欢卡通片啊，我们来做个成人动漫吧！”

子时从没遇过这种人，手足无措，谢嘉树突然被人从后头揪了起来，漂亮的紫色衬衫领子勒得他发出呃的一声。子时抬眼望去，只见盛承光脸上没什么表情，手上却看得出用了力道，谢嘉树的脸顿时被勒得涨红，嘴里喊着“承光哥”，扑腾着手脚被丢到了一边。

盛承光丢开他之后看向子时，“你跟我来一下。”

盛承光把子时带到了天台上。广阔的天空一望无垠，天上云卷云舒。G市深秋凉爽又温暖的午后，令人完全想不起来即将要来的冬天有多么的寒冷寂寞。

盛承光把子时带上来，却自顾自地走到栏杆边点了一支烟。子时站在他身后，被风吹着，安静地等他抽了半支烟。

“公司里那些传言都不是真的。”低低的男声带着新鲜烟草的味道，盛承光用他那种淡然镇定的声调说，“我的性取向传统并且正常。”

子时窘了，“大家在网站工作久了，接触的……漫画比较多……其实谁都没有恶意的，只是开玩笑……是因为你长得好看才会这样！”

盛承光听到她最后那句话笑了，按灭了指间抽了一半的烟，“我并不是介意她们。”

子时将他这句话联想到他与谢嘉树的传闻上头去了，抱歉极了，向他道歉说：“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才害得你跟着曝光了。”

盛承光似乎有些意外，顿了顿才说：“天辰动漫是谢家长乐集团旗下的产业，谢

嘉树早就知道我在这儿。”

子时着实松了一口气，可是他接下来又说：“不过他确实是因为看到了那个新闻才来的。”

看着女孩子刚刚放松的表情立刻又变得尴尬而愧疚，盛承光忍不住笑了，“那天你捐了一万块钱？我预支给你一半版税是为了鼓励你积极投入剧本改编，没想到你花钱这么大方。”

他说起这事，子时羞愧得背上直冒汗，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天台的风安静地吹过，沉默显得很漫长。

最后，她终于鼓起勇气说：“我会尽量做好的……以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

盛承光一直用那种饶有趣味的眼神观察着她，听了她这幼稚的保证也只是一笑。深秋的天空辽阔，有迁移的鸟成行成队地飞过，他的目光随之也看向远处，“努力工作能带来的成功不过是名和利，我听说你拒绝了很多活动，从来不愿意露面，看你花钱的手笔你也很不在乎钱。那你为什么努力工作？”

她没有立刻回答，盛承光微微一笑，接着又问她：“子时，你为了什么画画？”

这个问题，子时自己也问过自己。“我画画有很多人看啊。”她回答，“有很多人留言给我，每一条都不一样。我每天画画，才会有人每天给我留言。”

那么多的人愿意和她说话，她当然愿意画画给他们看。

十八岁的子时还不懂掩饰情绪，以至于年轻的脸上写满心中所想，盛承光站得那么远都看得一清二楚，那就是“孤单”。

他原本要说的话这时都不想说了，走过来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小可怜。”他的声音低低的。

他拉开天台沉重的门，子时还呆站在原地。她看着他刚才站过的位置上，半支烟被掐灭在那里，而远处天空清澄，这里确实不是熊小姐的森林——她眨了眨眼睛。

“不走吗？”盛承光拉着门等了一会儿看她也没跟上来，探身回来问。

子时伸手用力揉了揉脸，低着头匆匆地跑过他的身边。

开会时盛承光正式地向大家介绍了谢嘉树，“长乐集团的谢总，刚刚就任天辰动漫的总经理。谢总这次亲自参加到我们的这项合作中，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大家在一起工作，希望大家能够相处愉快。”

谢嘉树在热烈的掌声中华丽地登场，浮夸的紫色西装被他漂亮的五官压制得老老实实、沦为陪衬。盛承光的英俊是蓝天之上高远的云，这位却是耀眼夺目的骄阳一轮。